



赵记说事儿



铣床车间的作家

记者 赵云

铣床车间，光线略暗，刺耳的轰鸣声不绝于耳。趁着休息间隙，廖品仕将铣床上的照明灯转了个方向，朝向了墙角。

墙上，挂着一个军绿色的单肩包。他麻利地从包里取出笔记本和笔，又将铁制的高凳放在墙角的矮凳前面。前者为桌，后者为椅，他坐下后，灯光恰好洒在高凳上，脑海里刚刚闪过的一些文字，被工整地写在了笔记本上。

就是靠这些文字，廖品仕完成了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。不久前，这部《咱们的世界》出版了。

年少失学，走上打工路

“一次次不幸的遭遇，让我不得不向命运妥协，但我绝不能违背自己的初心。”廖品仕的笔记本上，写着这样一句话。他的字写得很隽秀，因为文化程度不高，一些不会写的字，他就用拼音标注。

他是衢州开化人，1977年出生。关于童年，他觉得自己是孤独的。因为没有零花钱，他和小伙伴们玩不到一块，就独自到河边，捡起鹅卵石在青石板上画画。画画，成了他的一大爱好。

“小学到初中，班级的黑板报都是我

出的。”廖品仕说，他还在各种画画比赛中拿过很多奖。

对于语文，廖品仕也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，他写的作文经常受到表扬。初中时的一节语文公开课，让他“一背成名”。课上，老师教新的内容，一篇两三百字的新课文，他默读一遍后，便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完整背了出来。

出生在农村的他，自小就知道，唯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。初二时，因为生活中的变故，他对学习失去了信心，成绩一落千丈。幸运的是，毕业后，他收

到了国美附中的录取通知书。

“父亲却把录取通知书揉成团，丢了！”这成了廖品仕永远的痛。父亲早已为他规划好了人生：做一个体面的木匠。

但身体瘦弱的廖品仕做不了木匠，就学起了裁缝。之后，他跟着亲戚去了义乌打工。在计件算薪的工厂里，为了多赶工、多挣钱，他尽量减少上厕所的次数。

然而，任他怎么努力，年少的他终究是渺小的。望着杭州的方向，他终于接受了不能再上学的现实。

整整8年，不敢再提笔

廖品仕的人生，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。

1994年，廖品仕去了温州打工，陆续做过电镀工、冲床工和铣床工等。2002年离开温州，到河南、山东办过模具厂等，但以失败告终。

初中毕业后，廖品仕除了写信，从没有提过笔。“见到书和笔，我就会陷入失学的痛苦泥沼里。”他说。时间是最好的疗愈师，8年后，他才

与过去的自己和解，尝试写一些散文随笔，并到培训班学习画商业画。2005年，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创作一部长篇小说。

“写作，让我心平气和。”廖品仕说，他用文字抒发自己的苦楚，也记录下遇到的人和事。他深知，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以支撑起长篇大作，但身边无数打工人的境遇，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。

2016年，廖品仕完成了7万字的小说框架。他将其定义为展现人性温暖的打工文学，刻画了村妇程秋禾从山村来到城市，通过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故事。

“刚开始，我准备以自己为主人公，但我离成功还很远。”廖品仕说。他的朋友打趣道：“你写你自己，谁要看啊？”小说的主人公他寻找了很久，直到认识了一名在上海做家政的四川女

子。他的家乡，也有很多妇女在从事家政行业，主人公程秋禾就这样诞生了。

程秋禾的家乡，也是廖品仕的家乡。这个有着闽南文化的浙西小镇，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“桐花小镇”。

就这样，程秋禾在廖品仕的笔下，不断成长、勇于前行。小说里的场景，很多是廖品仕身边真实的场景；程秋禾遇到的亲情、友情和爱情，也是万千打工者的共同经历。

《咱们的世界》，追寻未来的光

兜兜转转，廖品仕又做回了铣床工。2015年，他到温岭一家鞋底模具厂上班，正式创作小说。

铣床车间、宿舍，都是他的创作基地。宿舍很小，也很简陋。他捡来一张木板钉起来的小凳子，把床当成书桌，写下一段段文字。

铣床工的工作是忙碌的，且要集中精力。从机器旁下来，他要调整一下自己，才能进入创作的状态。寂夜寥寥，青灯为伴，他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创作。2022年，他完成了50多万字的手稿。

廖品仕没有电脑，他所有的文字，都写在本子上。

为了将手稿录入手机，他学习输入法、办公软件的使用。没多久，这50多

万字就被全部录入到电脑文档里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廖品仕得知衢州市推出文化艺术专项资金，资助本土作者出书。他当即向当地提出了申请，最终获得资助。

在衢州市文联和温岭市作协的帮助下，廖品仕对小说进行不断打磨，最终浓缩到了23.8万字。今年11月，小说几易其名，最终以《咱们的世界》出版。“感谢这个世界有咱们，有咱们的力量！”廖品仕称。

廖品仕出书的事，很快在鞋底模具厂传开，同事们向他投来敬佩的目光。称他为“廖老师”。“在我老家的镇里，我都没见过作家，没想到身边就有一位。”他的同事说。

廖品仕的生活还是很平静。每天，

他都穿着工作服，重复着宿舍、车间、食堂的路线。但是，一进入文字的世界，他的精神生活便变得丰富多彩。

“作为流水线上的工人，日复一日做着相同的工作，总得有点追求和寄托。”廖品仕说，每一颗螺丝钉都有自己的想法，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，让更多的人关心农民工的生活。

目前，廖品仕准备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。尽管他遭遇了很多生活中的不公，但他的小说世界始终心存美好、积极向上，“爱咱们的世界！”

在《咱们的世界》的后记，廖品仕写道：“小时候，我想不到不让自己辍学的办法。长大后，我告诉自己，不要再为昨天失去的事物感到悲伤，而要一直努力追寻未来的光亮。”

记者手记 >>

有梦想谁都了不起

记者 赵云

走出铣床车间，耳畔的轰鸣声渐渐消散，但那个墙角的光影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这不是我第一次采访劳动者，却是我第一次在机床旁遇见一位写作者。

廖品仕的故事，始于另一扇被关闭的窗。父亲揉碎了那张国美附中的录取通知书，切断了他的求学路，整整8年他都不敢提笔。这是生命轨迹被扭转后，漫长的自我挣扎和救赎。

然而，有些东西是揉不碎的。就像他笔下从“桐花小镇”走出去的程秋禾，就像他笔记本上那句“绝不能违背自己的初心”。梦想有时并非高悬的明月，而是在生活重压下依然坚持呼吸的一粒种子。车间里，他用高凳为桌、矮凳为椅；宿舍中，他以床为桌、木板为椅。写作于他，不是风花雪月的点缀，而是一种生存方式——在机械的重复与生活的粗砺中，打捞意义，确认自我。

最触动我的，是他写作的“笨功夫”。50多万字，先一笔一画落于纸面，再用手

机一字一句录入。他的小说素材库里，没有宏大的想象，只有身边工友的汗与笑，故乡妇女的坚韧与漂泊，以及无数普通人在命运浪潮中的沉浮。他写下的，正是千万颗“螺丝钉”未被倾听的内心。

《咱们的世界》出版了，但廖品仕的世界似乎没有太大改变。其实，改变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——同事们眼中多了一抹敬佩，他自己的心底则亮起了一盏更稳的灯。那束他亲手转向的灯光，不仅照亮了笔记本，更照亮了一条从“失学少年”到“工人写作者”的隐秘小径。

有句歌词唱得好：有梦想谁都了不起。廖品仕给出的答案是：梦想不是必须抵达的顶峰，而是在认清生活真相后，依然不放弃的精神跋涉；是在轰鸣声中捕捉心灵低语的执着；是把个人伤痛转化为理解他人、书写共同的悲悯。

他的故事，属于他自己，也属于所有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、却未曾熄灭内心火焰的劳动者。他们或许从未登上耀眼的舞台，但他们用汗水浇灌生活，用坚持诠释梦想——这何尝不是一种了不起？